

悦 读

YUE DU



画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

李少君新著《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》读后

□ 李晓晖

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里,李少君是最为自觉地转向中国传统美学的诗人。《可能性》透露出的或许只是朦胧的意识,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隐喻:

在香榭里大街的长椅上我曾想过/我一直等下去/会不会等来我的爱人/……如今,在故乡的一棵树下我还在想/也许在树下等来爱人的/可能性要大一些。

在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,他毅然决然转身向东,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找寻诗意和灵感,探索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。他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,如《春》《抒怀》《边地》《四合院》《神降临的小站》等,正是他日益成熟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。

李少君美学理想的生命力来源于其成功的诗歌创作实践,《抒怀》体现了他自觉的美学追求。

树下,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/你说你要为山立传,为水写史/……我呢,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/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/(间以一两声鸟鸣)/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/……当然,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

这首诗里,最动人的不是“云的写真集”,不是“窗口的风景画”,而是那“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”。素描,意味着脱尽色相,惟余本真,而“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”绝对是神来之笔,要的就是“木瓜”那种稚拙的意象,恰好衬托出少女的素朴和青涩,让人想起杜牧的“娉娉袅袅十三余,豆蔻梢头二月初”。

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,也是李少君诗歌反复吟咏的主题,他不仅复活了这一传统,也为当代新诗标示出一种新的美学高度——当得知他并没有这样一个女儿,我才意识到,这个“小女”,正是他美学理想的化身。

在诗歌创作中,李少君美的

理想从多个维度得以展开。首先是自然之美。青山、大海、雨林、江南、古驿、古堡、古渡、古村落……目之所及,心之所遇,无时不美,无处不美。其次是乡村之美:

白鹭站在牛背上/牛站在水田里/水田横卧在四面草坡中/草坡的背后/是簇拥的杂草,低低的蓝天/和远处此起彼伏的一大群青山/……这些,整个地构成了一个春天(《春》)

牧童,这一传统诗歌主题再次以白话的形式出现,因为出自诗人的亲身体验,所以极具现场感:白鹭、水牛、秧田、草坡、群山、蓝天……一个春天就停在那里了,久违的传统从古诗词里缓缓走出,又自然而然地走进白话诗行。

在他的笔下,复活的不仅是田园牧歌,还有亲情之美。

一座四合院,浮在秋天的花影里/夜晚,桂花香会沁入熟睡者的梦乡/周围,全是熟悉的亲人/——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妹妹/都在安睡/……那曾经是我作为一个游子/漂泊在异乡时最大的梦想(《四合院》)

即使在人类被工业文明、信息文明异化的今天,亲情依然是中国人感情的最大慰藉;家,依然是中国人最后的归宿。当目睹数亿人奔忙在春运途中,会猛然间,原来传统并未走远,它依然在游子的心底酿成最甜的蜜汁。

集中收录了不少李少君早期的散文诗,《中国的时空》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时空观的深刻理解。“时间好像凝固了”“时间好像失去了意义”。时间停滞了,空间的地位就凸显出来:“中国老人坐在正中央,内心和谐。他心里有静穆的苍天,有平静的大地,有沉默,有永恒,他满足于这个四方的世界。”

“四方上下曰宇,往古来今曰宙”。在上古中国,宇宙可以是天地、山川,也可以是书房、庭院。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,让中国古人的心胸广大而空灵。无论是《神降临的小站》《夜晚,一个人的海湾》《自白》,还是《山谷,一个自我循环

的世界》《春天里的闲意思》《偶过古村落》等,人与自然的关系永远是令他着迷的主题。在《鄱阳湖边》,他写道:

丘陵地带,山低云低/更低的是河里的一条船/……丘陵密布的地带/青草绵延,细细溪流/像毛细血管蜿蜒迂回/在草丛中衍生/房子嵌在其间如积木/人在地上行走小成一个黑点/……偶尔,一只白鹤从原野缓缓上升/把天空无限拉长铺开/人不可能高过它,一只鹤的高度/人永远无法上升到天空/……我头枕船板,随波浪起伏/两岸青山随之俯仰

在这里,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,只有放下自我,才能消解一切矛盾和对抗,让身心融入宇宙,达成心与物的合一、人与自然的和谐、精神与世界的圆融。惟其如此,在他的诗里,才充满了顿悟后的祥和,放下后的宁静。

消泯了矛盾和冲突的心灵是安静的,李少君由此深入中国传统美学的堂奥:对静之美的体悟。王维写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苏轼说“静故动众,空故纳万境”。静,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概念,而在新诗中发现静,享受静,将静之美推到极致,则是李少君的贡献。他以一颗宁静之心观察自我、他人、自然、社会,探索并发现隐藏在生活暗处的静之美:静得惊心动魄,美得刻骨铭心。有时是“古井里的那一潭幽绿”(《偶过古村落》),有时是夜深时,“洁白的玉兰花落在地上,耀耀夺目”(《夜深时》)。

这小地方的寂静是骨子里的/河中流淌的春水,巷子里的青石板/篱笆间的藤与草,墙头跳跃的一只小鸟/……一切都深深地隐含着寂静/寂静的,还有院子里那个空空的青花瓷瓶/等待着一枝梅或者一朵桃花的插入/……寂静的,还有孩子敲打门窗的声音/——寂静,是敲打出来的(《寂静》)

在这里,静不是枯寂、死寂,而是充满声音、动感和生机的存在。它是静中之动,是动

中之静,是中国传统哲学、美学的精华所在:在一片静谧中体悟宇宙的律动,自然的亲切,生命的美好。

新诗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由来已久,甚至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。李少君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。他那些广受赞誉的经典之作,足以说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。他常被认为是“自然诗人”“草根诗人”,也对,也不对。他写自然、写乡村、写亲情,却又有别于许多写这类题材的诗人。因为他不仅有对自然、乡村、亲情的深度体察,更重要的是,他将这些经验上升到了某种形而上的高度——他走进中国传统哲学、美学和诗学的深处,他的诗思因为接通中国传统美学理想的璀璨星河而闪耀出异样光彩。

李少君曾说:“我把中国新诗分成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是向外学习,表现为‘横向移植’,民族化的内涵比较欠缺;第二个阶段是寻找,寻找我们自身的传统,表现为文化自觉;第三个阶段就是要向下,充分挖掘和完成‘草根化’,但最高的阶段是向上的,表现为自我超越。只有完成这一阶段,才能完成新诗的伟大使命,或者说,这么一个轮回就是实现中国诗歌的复兴。”这是他基于对新诗百年发展的深入思考而形成的前瞻性认识,体现了他的抱负和远见。“我是有大海的人/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”“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”(《我是有大海的人》)——新诗的根能否扎进传统文化的土壤?中国传统诗学能否在新诗中实现现代转型?中国古典诗歌能否像美国诗人庞德曾经做过的那样,在英语世界“涅槃重生”,并进而影响西方现代诗歌发展……

是的,李少君不只是在画“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”,他正“披着一件历史的风衣”(《在北碚》),站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岸边,眺望茫茫大海:“我是有大海的人/我的激情,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飓风/浩浩荡荡掠过这个世界……”(《我是有大海的人》)

穿越时光的古村风情



《古村·古俗》
作者:马骥才
出版社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,我们或许已经惯于便捷的都市生活,却往往忽略了那些被岁月雕琢过的古村落。马骥才先生的《古村·古俗》便是一本能够带领我们穿越时光,探寻那些被遗忘的乡村记忆的珍贵之作。

《古村·古俗》以马骥才先生多年来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结晶为基础,集结了他对古村和古俗的研究和观察,全书分为古村和古俗两部分,共收录了36篇文章。透过马骥才先生的笔墨,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古村古俗里传来的悠悠历史回声……

书中的古村,是时光的见证者,也是文化的传承者。它们隐藏在青山绿水之间,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和浮躁。在这些古村里,房屋错落有致,小巷幽深宁静,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,让人忘却了尘世的纷扰。古俗,蕴藏着古朴的文化精髓。它们源于古老的宗教信仰、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,是古人们智慧的结晶。

手捧《古村·古俗》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,走进了那些古老而美丽的村落。在那里,我感受到了古村的静谧之美、古俗的独特魅力,就像书中所说:“每天都是崭新的,愉快悲伤全靠自己心境。”让我们怀着对古村的敬畏之心,去感受那些穿越时光的古村风情吧!

(袁莉)

为何写作

□ 郑福汉

余光中一生笔耕不辍,是位高产的作家、诗人。有一次,报纸编辑向余光中提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——“为什么要写作?”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并不容易,余光中的回答,体现出他的诗人本色。

余光中并没有正面回应,他说:“我写作是迫不得已,就像打喷嚏,却凭空喷出了彩虹;又像咳嗽,不得不咳,索性咳成了音乐。我写作是为了炼石补天。”这样的比喻,初听之下似乎有些戏谑,但细品之下,却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意。

写作,对于余光中而言,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本能,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。这种冲动,如同喷嚏

与咳嗽一样,无法抑制,也不应被抑制。它们都是人自然的反应,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回应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曾说:“我写作,是为了活下去。”诚然,对于许多作家而言,写作是一种职业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生命的延续。在文字的世界里,他们得以安身立命,不仅找到了自我,也找到了与世界连接的桥梁。

但写作的意义,绝不仅止于此。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,写作是一种呼吸,是灵魂的吐纳。当内心的情感、思考和观点遇到合适的文字,它们便如同得到了生命,开始在纸上跳跃,构成悦耳动听的音符,演化成动人的旋律,传递着生命的温暖与感动。

在余光中看来,写作仅仅只是基于本能,展现自我的创造还



▲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中的余光中。

不够,写作像“炼石”,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,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五彩石去填补现实中的欠缺,让世界更加完美。

余光中对为何写作的回答,

展现了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,用几个生动的比喻,表达了对写作的热爱与执着,也道出对于写作所承载的使命与责任的思考。这对于每个写作者都不无裨益。

冬日的暖阳



《世界只是偶尔凉薄,内心还要繁花似锦》
作者:崔修建
出版社:新世界出版社

“热闹也好,清静也好;片刻也好,长久也好,只要有人愿意陪你一起细数黄昏,便是今生应当感激的缘,值得好好珍惜。”这是新书《世界只是偶尔凉薄,内心还要繁花似锦》中的一句话。作者崔修建,文学博士,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已出版33部个人作品。

作者该是个温情和浪漫的人吧!也许在哈尔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市生活的人,都是有着看透世事凉薄、内心依旧繁花似锦的人生态度吧。“幸福的人生,就是一次又一次携爱前行。”“无尽的远方,和远方的人们,也可以抵达心灵的深处,像母亲温柔的抚摸,那般自然而亲切。”……

每翻开一篇文章,总会被作者的文字悄悄击中。就像冬日里,那份暖阳不刺眼,不会灼伤人,但就是会照到心中荆棘的角落,然后人就暖了。

春节前,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东北的热情。是不是东北人都这样坚信:世界只是偶尔凉薄,内心还要繁花似锦?所以那个冬天,终于迎来了哈尔滨的火热。

冬日,温一杯茶,找一个能看到白雪的地方,将这本书慢慢读完。让每一寸光阴都深情相对,总有些文字会留在心里,“每一个寻常的日子,也尽可能美丽如画。”

(简拾陆)

对童年生活的深情回望

——评鲁奖作家庞余亮散文集《小糊涂》

□ 张燕峰

庞余亮先生的“小系列”之三《小糊涂》出版面世。这部作品收录了33篇充满童心童趣的回忆性散文。

作品何以“小糊涂”命名呢?庞余亮先生在扉页上这样写道,“天下的妈妈,都有一颗明白心。而所有的孩子,都曾是‘小糊涂’,可以看出是对题目的一种生动阐释。

这部作品延续了前两部的特点,仍然以一个名叫“老害”的小男孩的视角,叙写了他苦乐相伴、喜忧交加的多彩童年生活,表现了在那物质匮乏的艰苦年月里,“他”隐忍担当体谅父母的丰富情感,虽自嘲为“小糊涂”,却拥有比金子更可贵的大情怀”。

美好的童心闪烁。《小糊涂》中,饥饿可以说是贯穿了老害的整个童年,但是老害却从来没有流露出对穷家、对年迈父母的不满和怨恨,相

反总是那么乐观那么懂事,竭尽所能去分担父母的辛劳。他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会了拔稗子,他自己主动去剥甘蔗叶,在麦收紧张的日子里做好饭并把饭送给在田间忙碌的父母,自己割猪草喂猪,洗锅洗瓦罐的时候给母亲灌好水,父亲磨镰刀的时候就主动帮忙,看见家里的凳子又旧又脏他就一个个扛到码头上洗干净。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事做了,他还要把扫过的地又扫了一遍……透过作者生动的描述,我们眼前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的生活画面,让我们看到一个瘦小经常被饥饿折磨得前胸贴后背的孩子,却时时处处主动为父母分担辛劳,真是可爱又让人心疼。

智慧的火花闪烁。吃苦懂事体贴父母是老害的一个特征,聪明能干是老害更显著的特征。当雷暴雨天气来临的时候,很多人都从田野

往家里赶,他却往田野奔去。他要用一段自己修补好的残网到排水沟捕鱼——他已经观察了很多天之后得到的秘密。“第一次没有多少经验,包抄的成果是两条鱼。第二次有了经验,包抄的成果是一条大青鱼。大青鱼煮了整整一锅,他得到了想象中母亲的小表扬。后来,他捕到了起码十五斤的鱼。他几乎是拼尽了吃奶的力气,才把一竹篮的鱼拎回家。”除了捕鱼,他还创造性地做很多事情,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,闪耀着智慧的火花,让读者对他的创造力钦佩不已。

幽默活泼的语言风格。相比较《小先生》和《小虫子》,《小糊涂》的语言风格更加幽默活泼,读之趣味盎然,让人忍俊不禁。在《哑巴棉桃》中,老害帮母亲用手剥那些没有张嘴吐絮的僵棉桃,称为“鹰爪功”

剥得多了,手会很疼。他这样写道:

“他把‘鹰爪功’的四根手指含在了嘴里,用舌头安慰了那些手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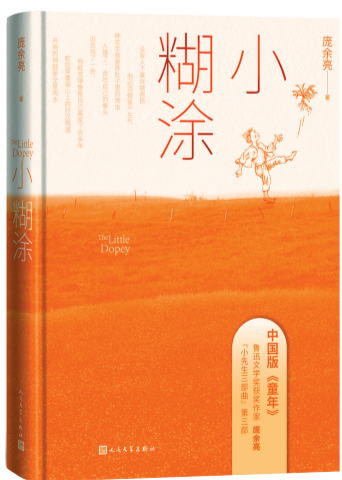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疼。生疼生疼。高高低低的疼。此起彼伏的疼。

像有人操着老虎钳拔指甲的酷刑。”

像这样多角度立体化地叙述描写,这样生动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句子在整部作品中频频出现,既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、感同身受之感,又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。

趣味盎然的插图。在《小糊涂》中,每一篇文章中都有一张插图,这些插图以简洁传神的笔墨,勾勒出一个个生活场景,老害的神态动作生动逼真,栩栩如生,也不乏夸张的成分。

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说过,“在所有人中,儿童的想象力最为丰富”。《小糊涂》充满了儿童的奇思妙想,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,引领着我们重温童年的乐趣和难忘的记忆,是对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的深情回望。



《小糊涂》
作者:庞余亮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
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,“哦,幸福的年代,谁会拒绝再一次体验童年生活”。重温童年时代的点点滴滴,讴歌童年生活的纯真美好,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。继《小先生》《小虫子》之后,鲁奖作家